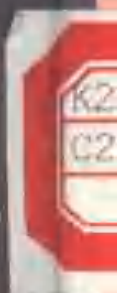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歷史寶庫

塞北三朝

遼、夏、金卷
蘇 海 音 著



K20/K246
C204/10



辽、夏、金卷



0069872

中華書局

Wt687115



中國歷史寶庫

□ 主 編：朱劍虹

□ 叢書策劃：鍾潔雄

□ 責任編輯：盧建業

□ 美術構成：Nina

塞北三朝——遼、夏、金卷

□

著者

聶鴻音

□

出版／發行

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九龍馬坑涌道5B-5F 2樓

□

印刷

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

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

海濱工業大廈4樓B1

□

版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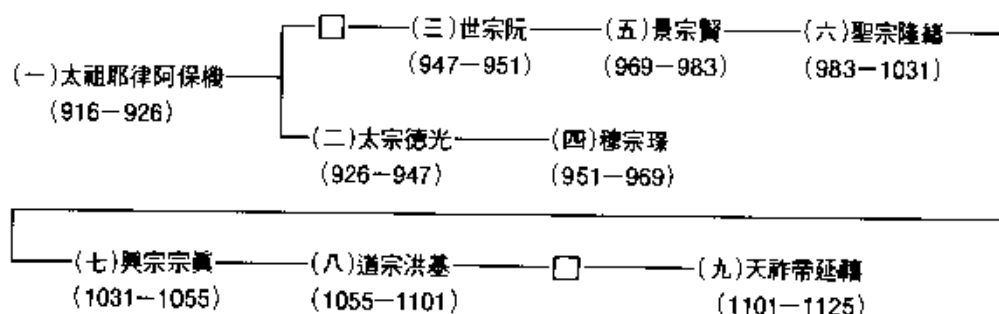
1992年10月初版

©1992 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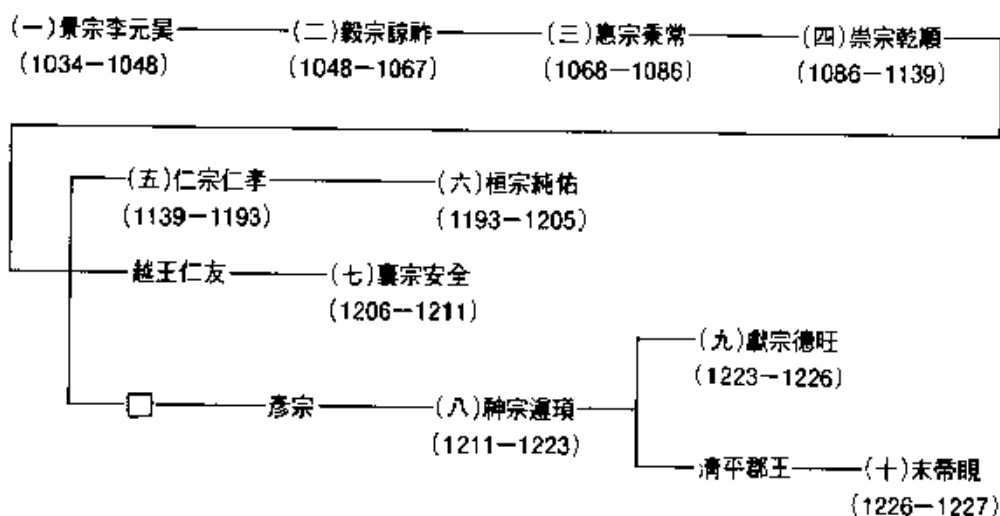
□

國際書號：ISBN 962 231 670 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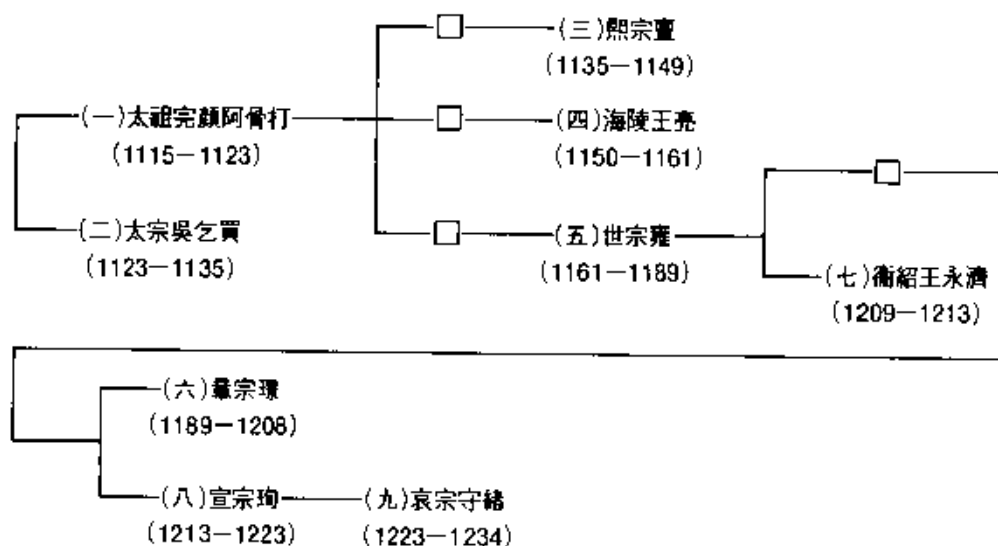
遼 帝 系 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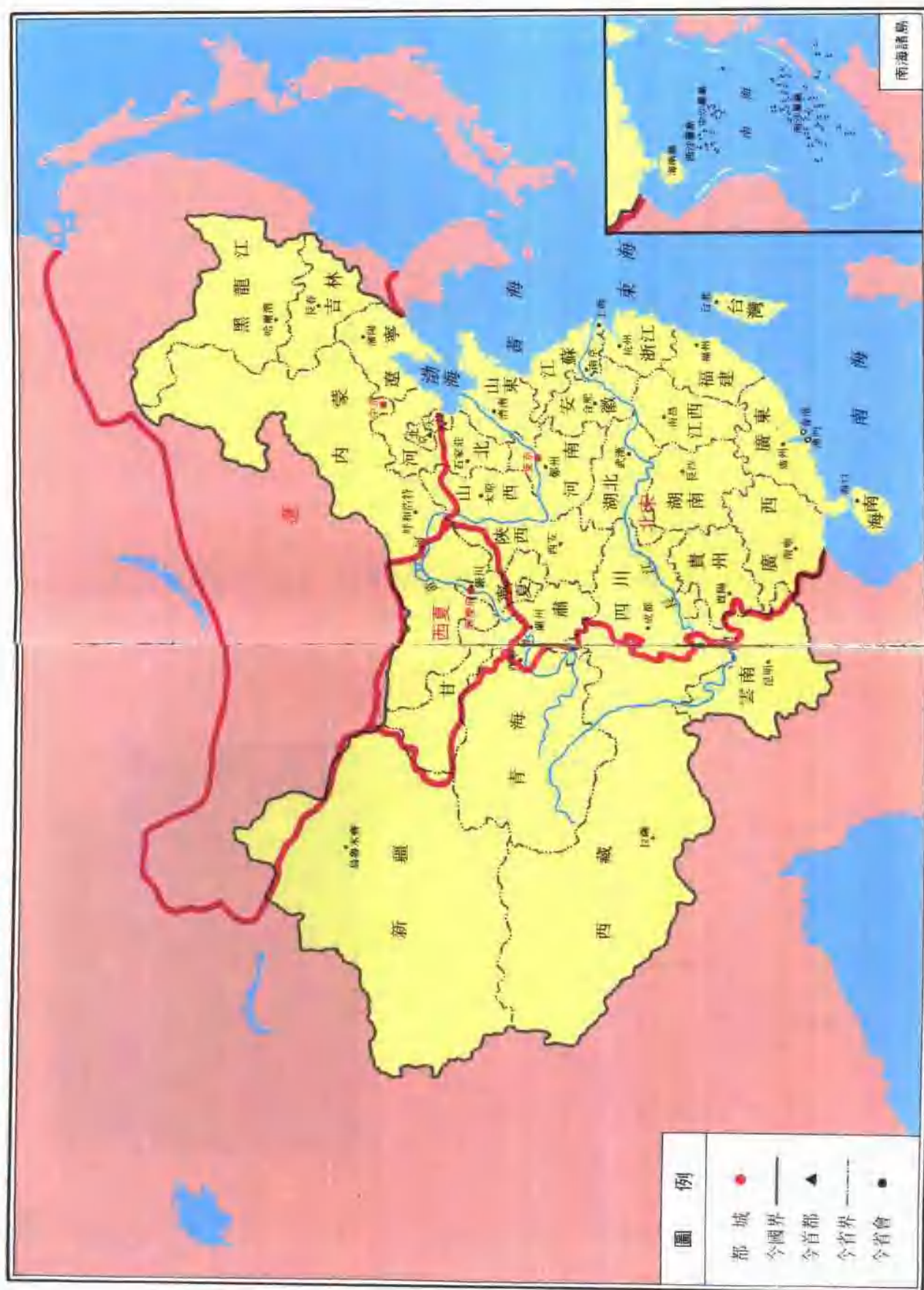
西 夏 帝 系 表



金 帝 系 表



遼、夏、北宋疆域圖(1111年)





歷史現場

盧溝橋



盧溝橋

盧溝橋始建於金大定二十九年（一一八九年），是北京現存最古老的石造聯拱橋。橋用十一孔連續的半圓拱構成，長達二六六·五米，寬七·五米。

橋上雕有卧伏的大小石獅共四八五個，神態各異，栩栩如生。橋東的碑亭內立有清

乾隆題「盧溝曉月」漢白玉碑，為燕京八景之一。

盧溝橋以歷史悠久、建築雄偉，藝術精湛而聞名

於世。意大利人馬可·波羅（一二五四—一三二四）在他的遊記中稱讚盧溝橋是世界上最好的、

獨一無二的橋。



盧溝運筏圖

「盧溝曉月」碑



盧溝橋上的石獅



歷史現場

遼、金、西夏服飾



《卓歇圖》，
從畫中可以窺見
遼人服飾。

《文姬歸漢圖》，
顯示出金人的衣飾。



遼人服裝一般為長袍左衽，圓領窄袖，下穿褲，褲放靴筒之內。女子在袍內著裙，亦穿長筒皮靴。在胡瓊的《卓歇圖》中，可窺見遼人的這種民族服飾。

金人服飾，與遼人的一般衣著相似，但是男子的袍比較短，往往只及膝部，可能是為了便利騎馬之故。



西夏王妃禮佛圖
(敦煌莫高窟)



西夏王禮佛圖
(敦煌莫高窟)

西夏男子主要穿圓領窄袖的袍服或交領長袍，衣服右衽，這點與漢族相同。但是衣袖瘦窄，保留了北方的風習。女子身著交領長背子，內繫細欄百折裙，足著尖頭弓鞋。敦煌四

○九窟中的西夏王妃畫像，正顯出党項女子服飾風格。



歷史現場

遼代佛塔



萬部華嚴經塔
(內蒙呼和浩特)

遼代崇尚佛教，到處修塔建寺。遼塔具有獨特的風格，塔身外表往往塗滿白灰，故習慣上稱之為白塔。遼塔的結構，大部分為平面八角形和八角形的密簷實心塔，也有樓閣式塔。內蒙古呼和浩特東郊的萬部華嚴經塔和山西應縣的佛宮寺釋迦塔，都是典型的遼代佛塔建築。

萬部華嚴經塔，此塔高約四十二米，為八角七級磚木結構，塔身第一、二層外表有雕塑，塑有天王力士像、菩薩像、佛像及蟠龍等，均為遼代佛



佛宮寺釋迦塔
(山西應縣)

教雕塑藝術的傑作。
佛宮寺釋迦塔，此塔建於遼道宗清寧二年（一〇五六年），總高六七·三一米，是中國現存最古老、最高大的一座樓閣式木塔。這座平塔建成迄今已超過九百年，歷經多次地震，但依然完整屹立，可說奇迹。木塔平面八角形，外觀塔身五層，由於塔內有四個暗層，所以實為九層。全塔雄偉端莊，比例適度，形象華美，代表了中國木構建築的重大成就。



應縣木塔
實側剖面圖



歷史現場

遼、西夏的手工業

遼政權建立後，在漢族先進生產和文化的影響下，手工業生產出現了一片繁榮景象。從耶律阿保機統治時期開始，很多有手工業技術的漢族工匠被安置在上京、中京及各州縣，出現了各種不同的作坊，生產許多具有民族特點的手工業品。特別是陶瓷、馬具及金銀器最為出色。



寧夏靈武
黑釉剔刻花經瓶

鎏金銅牛（寧夏銀川出土），
造型生動逼真，
可見西夏鑄銅技藝的高超。





鍍金雙龍寶珠紋銀冠
(遼寧建平出土)



鍍金銀鞍飾
(內蒙古赤峯出土)

竹雕 (寧夏銀川出土)



西夏經濟，雖以農業、畜牧業為主，但手工業也很興旺。當時，西夏朝廷設置有文思院，利用漢族工匠從事手工業生產，例如陶瓷。同時，由於西夏境內有豐富的礦產，所以製鹽業、冶鐵業、冶銅業等亦很發達。



白釉馬蹄壺



歷史現場

遼代製瓷工藝



綠釉雞冠壺

在遼代，已經可以生產質量頗為不錯的白釉瓷器。遼瓷的品種，習見的有碗、杯、碟等器皿，但亦有一些具契丹民族特色的產品，如「雞冠壺」。雞冠壺器形仿效盛水用的皮囊的外貌。時代較早的雞冠壺忠實地摹擬皮囊「平底單孔」的形態，並塑出縫製的裝飾紋樣，以後便逐漸改變，改為適於室內使用的提樑加圈足的樣式。雞冠壺形態的變化，反映出契丹人生活習俗日趨漢化的事實。



白釉鐵綉花雞冠壺

主編的話

當年，孔老夫子站在岸上觀看江流，發出了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

晝夜」的感嘆。後人大約受此影響，總愛將歷史比喻成「奔騰不息的長河」。可是，這條源遠流長的大河實在茫無際涯，水深難測。自有人類社會以來，

從古到今，無論是叱咤風雲的英雄，還是默默無聞的凡夫，無論是識略過人的史家，還是目不識丁的文盲，都既不可能置身於時代的激流浪花

之外，踏在某一處河岸上冷眼旁觀，也不可能騰空在宇宙的萬里蒼穹之上，透徹地審視古今或準確地預卜未來。中國古代良史有「秉筆直

書」的美譽，其實（恕我直言），他們的著述已含有太多的「水份」，譬如《左傳》開篇的寫莊公入隧道與姜氏賦詩，《史記》名篇《魏其武安侯列傳》

中的「灌夫罵座」，都有明顯的虛構。幾位絕頂聰明的美國學者撰寫《世界史》，以尼羅河的沉沙為開場白來追述古代文明，實際上也是一種「模

糊史學」。一千五百年前中國的劉勰在《文心雕龍·史傳篇》中指出：修史

者要「表徵盛衰，殷鑒興廢」，「舉得失以表黜陟，徵存亡以標勸戒；褒見一字，貴逾軒冕；貶在片言，誅深斧鉞。」可見主觀性極強。他頗感慨史學家的動機與效果很難統一，故而「追述遠代，代遠多偏」、「記編同時，

時同多詭」。可見「實錄」不易，失真度很高。我以為問題的癥結在

於古代許多政治家過於強調史籍在政治上的諷諫與借鑑作用，使修史者不得不有所顧忌、有所抑揚、有所增刪，他們在記錄、開掘歷史的

同時，又往往掩蓋了不少有價值的東西，將歷史變得單調而又模糊

了。二十年前，我的老師啟功先生就曾針對古代正史的弊端寫了一首《賀新

郎·詠史》詞：

古史從頭看。幾千年，興亡成敗，眼花撩亂。多少王侯多少賊，早已

全都完蛋。盡成了，灰塵一片。大本糊塗流水帳，電子機，難得

從頭算。竟自有，若干卷。書中人物千千万。細分來，壽終天命，

少於一半。試問其餘哪裏去？脖子被人切斷。還使勁，斷斷爭

辯。簷下飛蚊生自滅，不曾知，何故團團轉。誰參透，這公案？

這真是一針見血！

宋神宗趙顥在爲司馬光《資治通鑑》所作序的開頭說：「朕惟君子多識

前言德行以畜其德，故能剛健篤實，輝光日新。」如果我們撇開政治的功利不談，對於廣大的讀者來講，這句話倒可以啟示我們認識讀史的目的，

即：增添文史知識，加強品德修養，豐富日常生活。既然歷史是一面鏡子，就不能只反映單調的圖像，只折射出一種顏色。歷史應該是一面絢麗多彩的寶鑑，歷史的借鑑也應該是多方面的。

因此，當香港中華書局約我主編這套「中國歷史寶庫」叢書時，我們很快地達成了這樣兩點共識：作爲雅俗共賞的普及性歷史讀物，一是要把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如畫廊精品般紛陳在讀者面前，而避免單一地敘述各朝各代的「階級鬥爭史」；二是作者應像高明的丹青手作畫一樣，融主觀情感色彩於客觀圖像的描繪之中，不拘泥於歷史的成見。這個想法，也得到了叢書作者們的贊同。理由很簡單：歷史的圖卷本來就不止一個畫面、一種色彩。假如去看達·芬奇(Leonardo da Vinci)的畫展，而對的僅是千百幅一模一樣的《蒙娜麗莎》，即使那微笑的面孔再神秘動人，我相信觀眾們也會興趣索然的。

這套叢書的作者，大多是近幾年來在大陸文史學界成績斐然的中青年學者。